

欢聚周末 舞台上演绎魅力生活

本报记者 郭侨 文/图

“金鼓铿锵，鼓声阵阵，奏响华彩乐章；银舞激越，轻歌飞扬，上演盛世辉煌，让我们激起欢快的锣鼓，让我们的青春在舞动的旋律中尽情飞翔。”11月1日，随着主持人清脆的声音在中央水公园的舞台上响起，仁寿县华兴幼儿园的小朋友为观众们带来了舞蹈《鼓舞飞扬》，稚嫩的脸庞、整齐的动作，小朋友们在周末的下午为仁寿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据悉，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强力推进素质教育，落实《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展示学校教育成果，促进各

校中小学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仁寿县成功举办了二十四届中小学“小百灵”音乐舞蹈比赛。为了丰富周末群众文化生活，特意选取了部分优秀节目在中央水公园进行汇报演出，希望用精彩的演出陪伴市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整场演出由合唱、独唱、舞蹈、乐器等多种形式的节目组成，高潮迭起，现场不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当文林镇第二小学准备的节目——古筝合奏《战台风》调响第一个音符时，观众席瞬间鸦雀无声，都静静地

听着悦耳的韵律。古筝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之一，被称为乐中仙子，历来为古代文人所称道。《高山流水》、《渔舟唱晚》乃是千古绝唱，一曲气势磅礴的古筝《战台风》仿佛让观众看到了金戈铁马的战场，不禁心潮澎湃。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学瑰宝，凝聚先人智慧，蕴涵民族美德，具有永恒的传承价值。当配乐朗诵《弟子规》结束后，一位学生家长连忙给女儿披上了外套，“昨天晚上她回来就感冒了，在家里一直没

有说话，也没有精神，但为了演出顺利进行，今天仍然带病坚持，我看到了女儿的坚强与责任感，很欣慰。”

现场前来观看演出的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孙女儿在第一排等待上场的叶水仙说，“我的孙女儿今年6岁，学跳舞已经有2年多了，非常认真，经常一个人在家跟着音乐跳，今天能看到她在舞台上表演，很开心。”

歌声飘荡乐陵州，发展中的仁寿明天会更好；起舞翩翩悦人心，成长中的“小百灵”与家乡携手同行。



合影留念。



为同伴照相。



参加演出的小朋友。



舞蹈表演。



古筝表演。

舞动汪洋

黄明清

战友姓罗，从外地回到仁寿县汪洋镇。他已经5年没有回来了，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兴趣。我知道他还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诗词歌舞样样都沾得上。我自告奋勇给他当向导。下午，我们驱车看了几个村，新修的水泥公路村村通社，通到大多数农户，让他非常惊讶。每个村新修的一楼一底村委会办公楼、办公楼外宽敞的广场、广场上练歌练舞的男女老少等，都让战友惊奇得合不拢嘴。上世纪70年代，他从部队复员后到邻市的雅安山区安了家，退休前在一个乡政府的文化站工作。从下午看到的情况，他说家乡的发展超过了他现在所在地好多年。

晚饭时，我们都喝了两三酒。乘着酒兴，我陪他在城区散步。宽阔清洁的街道、华丽整齐的灯光、熙熙攘攘如过节的人群，让战友目不暇接。

我们从广场街出发，沿着花园小区、围城路、天梯广场、新华路、五四新城转悠，10来拨舞蹈队伍深深吸引着战友。跳舞队伍中，人少的一拨有四五十人，人多的有一二百人。人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尽情地欢跳着。老的有七八十岁的翁媪，小的有五岁六岁的幼儿。在车站广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正忘情地跳着，动作还算熟练，显然不是初学者。在休息间隙，我和老太太聊了几句，她笑了一阵，不好意思地说：“你们是不是笑我跳得不好？”我们立即解释：“哪里的话，该向您老学习啊！”说说看，为啥跳得有板有眼的？”

老人告诉我们，她姓杨，81岁，来自威远县的山区。子女在汪洋买房安了家，儿媳参加了社区的跳舞队，动员她也出来跳舞。她在土改时扭过秧歌，那时年轻，现在老了，怕别人说她发福。

我和战友来到汪洋大桥，这里简直就是歌山舞海：3支舞队和6个点歌台，加上瓜果摊的叫卖声，分不清谁在说、谁在唱、谁在跳，就是一曲全民共享的交响乐。

下派到加强村任党支部书记的骆德林全家在这里参加夜生活，他的妈妈和女儿正跳得欢。他向我们介绍，汪洋镇有能歌善舞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就被四川省命名为“歌舞之乡”。去年年底，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汪洋镇对文艺工作作了全面规划，并在元旦开展了全民健身的围城赛跑活动，元月底开展全镇舞蹈比赛，村(社区)共20多支队伍参赛，并规定每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比赛、调演活动，为此拉开了汪洋镇全民文化工作的帷幕。他所在的加强村是边远村，坝坝舞常年开展，有几十人参加，全镇村、社区没有空白。

战友听完介绍，羡慕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拉着我说：“老友，我们也去跳！我回去后把家乡的情况带到第二故乡去，让那里尽快赶上这里！”

我原来认为，汪洋镇群众文化活动赶不上其他地方，想不到还有赶不上汪洋的。但汪洋不能停步，说不定几年以后，还要到战友那个地方去学习哩。

阳台

怡人

春停下了轻盈的脚步 留恋在我的阳台
三角梅 像一阙少女的热烈的心事
在地甜而拙的笑容里欲盖弥彰
葡萄青涩的果 像谁的一帘幽梦挂在风中
含苞待放的海棠 是欲说还休的情话
在你的心底 你的唇边
你不说 我也能听见
我还知道 我也都知道
栀子花、茉莉花 会渐次开放
我知道 我会等 等一室盈香
等你 忽然出现 在月的清辉下 带着茉莉香

薄暮下的石子村

陵州子

远处是折返返返的脚印
远处是割了又长的稻秧苗
远处的村庄满风声和露水
我喊它的时候，刚好有月色升起

薄暮下的石子村，仿佛母亲
雪皑皑的牵念涌动
每一条羊肠小道，每一根草芥
都能让我想到父亲过去坚实的臂膀

但现在，如果将自己挂在岁月的窗口
可能会传来的是比灰烬还绝望的消息
薄暮更深了
躲在身体里的鱼
也一点点找到了如水般的清欢



龙滩诗意

王曙光 摄



雨夜中秋

余娟

今晚注定没有月亮可赏了，绵绵的秋雨弥漫了夜空。

风，带着雨丝，紧紧包裹着我的单薄。夜色笼罩四周，所有的树和所有的建筑物，仿佛都被黑色妆扮成了同一张面孔。

这样的没有月亮的雨夜，葡萄酒自然不会自饮自醉。心空落寞时，不会有我举杯推盏邀明月，更不会有李白对影成三人。唯有被秋雨反复淋湿的独白，在雨滴的呻吟中悄然流失。唯有黯淡于秋雨的眼神，依然向上，仰望迷茫的天宇。

这样的黑的雨夜，似乎总会令人触景生情，总会让人滋生出些许莫名的愁绪。而这些愁绪，必然也会一点一滴地渗入秋雨，渗透整个秋季。

或许，世间万物有缘无缘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如同今晚，注定没有明月而只有这场秋雨的清冷？注定我和爱人中秋赏月的约定须在这场秋雨化为泡影？

总是习惯而自信地以为，在中秋之夜，天空必定会明月高悬，大地必定会洒满银辉，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但如果早知一切都是天注定，在今晚，还会有此约定？中

秋必能赏月的说法还会不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

正如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既然曾被认定是天经地义的事都会反复无常、变幻莫测，那么，那些应该的和不应该的，渴望的和不该渴望的，只要细细地剖开一个缘字，心空会不会从此豁然开朗？而开朗的人，会不会从此也活得更潇潇洒洒、坦坦荡荡？那些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那些是非非、功名利禄，是否都可以付之于笑谈中？自然，那些于雨夜中滋长的莫名愁绪，是否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而且，在这雨夜，在此刻，当许多赏月之人正在雨中失魂落魄、孤独徘徊，但月宫中未必真的就寂寞难耐。或许，嫦娥正好因此而落得清闲。更或许，她依然与吴刚一起醉饮桂花酒，依然于桂花树下舒袖翩跹。任你雨幕下多少愁肠百转、多少痴人流连。

但无论如何去想象、去猜测这没有月亮的夜晚，无论从怎样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变迁，赏月之人都会寄希望于来年。或许，来年的中秋夜，注定是月光如银，如梦似幻。



归

谭立新 摄